

一提到“病毒”，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那些紧张而痛苦的画面，戴着“铁肺”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穿戴着全身防护服、正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护人员……如今，新冠肺炎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1300 万，更是给“病毒”一词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这些严重的人类疾病都是由病毒导致的。然而，事实上，这些在病毒的全部故事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病毒不仅仅会感染人类，而且会感染所有的生物。不过，很多病毒并不致病。

美国病毒学家玛丽莲·鲁辛克在其《病毒博物馆》一书中，既介绍了这些导致严重人类疾病的病毒，也展示了那些对宿主无害甚至有利的病毒，将一个更真实而完整的病毒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

狡猾的病毒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病毒”一词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概念。但是，如果让病毒学家来给“病毒”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病毒学家一直试图给病毒下一个滴水不漏的定义。但每次当他们觉得可能找到了合适的表述时，总有新发现的病毒打破这个描述。

在牛津词典里，病毒的定义是“一个通常由蛋白质和包裹在其中的核酸组成的病原体，非常小，以至于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只有在活的宿主细胞中才能繁殖”。

作为病毒的定义，这个描述是个好的开始，但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说病毒“非常小”，以至于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实际上有些病毒大到在普通的光学显微镜下就能看到，如发现于阿米巴原虫体内的巨大病毒。再比如，“只有在活的宿主细胞中才能繁殖”，不是病毒才有的特性，有些细菌也只能在活的宿主细胞中才能繁殖。

病毒就像一个狡猾的猎物，每当科学家猎人对它的了解更深一步，它就会适时显露出一点新的特性，刷新人们的认知。

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病毒，如 SARS 病毒、MERS 病毒、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天花病毒、艾滋病病毒……基本都与人类疾病相关。然而，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病毒会把人类当作唯一的宿主。

现有的研究发现，病毒能感染所有的生命形式。有些病毒会感染动物，如可能导致猫罹患血癌的猫白血病病毒；有些病毒会感染植物，如能使花变色的碎色病毒；还有些

真正的病毒了是时候了解下了

■本报记者 张文静



《病毒博物馆》，[美]玛丽莲·鲁辛克著，胡志红、周荷韵译，李毅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4 月出版，定价：168 元

病毒能感染细菌、古菌，甚至病毒自身，几年前被发现的一种拟菌病毒，就可以被自己的病毒所感染。

在我们的世界中，病毒无处不在，且数量惊人，每毫升海水中就有大约 1000 万个病毒粒子。这些病毒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鲁辛克笔下一览无余。

有些病毒并不“毒”

“鲁辛克是做病毒科普的最佳人选之一。”为该书审校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毅说。

李毅和鲁辛克结识于十几年前。当时，李毅到美国一个私立研究所访学，鲁辛克的实验室就在李毅实验室的隔壁，两人从此成为好友。在李毅看来，鲁辛克这位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病毒学家，不但在本专业上受到了极好的学术训练，而且她本人的兴趣和知识面都极其广泛。

更重要的是，她能跳出某一类病毒的视野，用更宏观的眼光看待病毒及其与宿主甚

至整个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般的病毒研究者会针对某一类病毒向更深处研究，比如研究某种病毒是怎样致病的、其与宿主的关系如何，等等，这种研究是单向的。但鲁辛克不太一样。”李毅说，“她把病毒置于大环境中去考察，她提出，病毒与其宿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生态平衡，绝大多数病毒可以与宿主共生，有些病毒甚至与宿主是互利的。如果只从有害的角度去看病毒，那只能看到病毒的一面。”

这样的观点源自鲁辛克多年的研究实践。她曾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发现，这里的地热土壤不利于植物生长，但是，在真菌以及寄生在真菌中的病毒的帮助下，植物能在比通常可以耐受的温度高得多的土壤里存活。

“她也列举了一些存在于海洋藻类中的病毒。比如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的赤潮，突然消失了。赤潮中的藻类跑到哪里去了？最初人们认为是被其他浮游生物吃掉了，后来才发现可能是被病毒消灭的。这种病毒就可能对控制一些藻类的大量增殖、维持生态平衡起到重要作用。”李毅介绍说。

“所有的病毒都与致病和死亡相关”“病毒

斯坦福校长的领导之道

■本报记者 张文静

从普通教授到开挂校长

1977 年，25 岁的约翰·汉尼斯接到了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助理教授职位的聘书。那时，他对未来的全部期望就是在这所大学过上一辈子，其间获得一些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奖项，发表一些重要的论文，拥有一两个专利，最后获得一个荣休教授的头衔。

按照这样的人生规划，汉尼斯多半会成为一个“平平无奇的教学科研小天才”。然而，1984 年，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来了。

趁着这年的学术休假，汉尼斯以自己近几年在斯坦福大学关于微处理器的研究成果为核心技术，与团队共同创建了 MIPS 科技公司。从公司成立到上市的 5 年间，汉尼斯处理了许多危机事务，这时的他发现应对这类事情，自己越来越得心应手。或许，他可以不仅仅做一位教授。

当时的汉尼斯只是主管着斯坦福大学一个拥有 15 名教职人员的计算机系统实验室。1994 年，他受邀担任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开挂的晋升之路自此开启。1996 年，他成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1999 年接替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短短几个月后，当他还任在充满挑战的新职位上摸索前行时，时任校长格哈德·卡斯珀宣布自己即将辞职。2000 年秋，汉尼斯成为斯坦福大学第 10 任校长。

“他从 2000 年接掌斯坦福大学起，便是美国最成功的大学校长。”这是汉尼斯的挚友兼合作伙伴、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大卫·帕特森对他的评价。

这个极高的评价并非没有理由。担任校长期间，汉尼斯大力促进斯坦福大学与硅谷资源的“联姻”，他邀请硅谷公司投资学生的创业项目，努力帮助学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谷歌最早的 Page Rank 专利就是两位创始人就读斯坦福大学时发明并由斯坦福大学申请专利的。谷歌成立后，斯坦福大学授权他们继续使用这项技术直至 2011 年。

2016 年，当汉尼斯的校长任期结束时，斯坦福大学的大學排名、申请难度和录取接收率等指标均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汉尼斯手中，斯坦福大学从一个地区性教育机构一跃成为世界顶级大学，其外国的硅谷也成为了世界创新的引擎，汉尼斯因此被称为“硅谷教父”。

不鸡汤，不套路，不理论

校长的身份之外，汉尼斯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技术大牛。他发明的全新微处理器技术 RISC，彻底改变了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轨迹。他与大卫·帕特森合著的教科书被列为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人手一本的必读书。2018 年，两人共同获得了有“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美誉的图灵奖。

是人类的敌人”，这些都是人们对病毒的普遍误解。“而这本书告诉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毒是不致病的，其中有些甚至对它们的宿主是有益的；能够感染人的病毒只是少数，大多数病毒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经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在地球生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通过认识它们、了解它们，可以趋利避害。实际上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病毒在环境保护、生物医药等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该书译者、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胡志红说。

从这个角度上说，把 virus 翻译成“病毒”，可能是个误会，也有点委屈了它们。

科学和美的统一

除了核心观点的独树一帜之外，本书在内容编排和展现形式上也颇具特色。“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科普作品，但其在学术上也是非常系统的，作者介绍了病毒学的基本知识及其发展历史，包括各类病毒的生活周期、病毒与人类及地球的关系。在内容方面，全面介绍了病毒的多样性，除了人们比较熟悉的人类病毒，还用几乎同样的篇幅介绍了脊椎动物病毒、植物病毒、无脊椎动物病毒、真菌及原生动物病毒。此外，本书对每种病毒的分类、基因组、宿主及传播方式都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展现出来，并配了地理分布图，可谓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具。”胡志红评价说。

在胡志红看来，故事性强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书中选取了 101 种病毒，并为每种病毒提炼了一个小标题，然后围绕标题将故事一一展开，让那些陌生的病毒为人们所熟悉。”

该书还用 340 多幅高清图彩图和示意图展现了病毒的真实面貌，俨然一座纸上病毒博物馆。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很多病毒具有精确的几何结构，有些病毒的装置形似太空器的吸盘，还有些病毒在电镜下看就像一朵绽放的鲜花……“这体现了科学和美的统一。”胡志红说。

包括人类在内的宿主与病毒共生共存，相爱相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仍会是如此吗？作为人类，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病毒、看待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呢？

在胡志红看来，病毒是地球上数目最多的生物，人类未来必然是与病毒共存。“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种类的病毒，我们仍然可以依赖科学手段，减轻其危害，甚至将其完全消除，例如天花病毒。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病毒，发现它的自然规律，我们就可以减少那些致命病毒对人类的危害，也可以利用病毒为人类造福。”胡志红说。



《要领先：斯坦福校长领导心得》，[美]约翰·汉尼斯著，杨斌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2 月出版，定价：89.90 元

此外，汉尼斯还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和眼光独到的投资人。他创建了 MIPS 科技公司和 Atheros 通信公司，他的发掘和支持让谷歌从校园走向了更广阔的硅谷。2018 年，66 岁的汉尼斯成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第三任董事长。

同时在大学管理、科学研究、初创企业和大型公司管理方面取得如此成功，他是如何做到的？

在最近出版的《要领先》一书中，汉尼斯坦诚地展现了自己这些年来作为领导者的心得。他在书中既展示了自己的成功经验，也直陈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所必须直面的困扰、冲突、对立与斗争。当凌晨五点，一群喊着口号的人围堵在一个大学校长家的门口，从窗户往里扔石头时，该怎么办？扩不扩招本科、建不建纽约校区、要不要在金融危机来临时花掉学校的留本基金……这些问题也曾让汉尼斯“压力山大”，但他认为，正是这些时刻的思与行，最能彰显出你是怎样一个人，也将塑造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要领先》是他给‘要成为领导者’的新生代的领导力讲义，他以自己‘在事上磨’的真实案例来现身说法，总结自己‘满脸污泥、汗水和血迹’地在竞技场中拼搏的习得。不鸡汤，不套路，不理论，却生动跃然，入理切情，春风化雨。”本书译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杨斌说。

虽然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与心得，但汉尼斯坦言，除去一些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被验证有效的经验外，他自己也对过于教条的经验表示怀疑。“因此，我只想提供一些个人反思，总结出 10 条对我影响颇深的领导原则。希望这些反思能够帮助到正在领导历程中的人。”汉尼斯说。

荐书



《夜谭续记》，马识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7 月出版，定价：68 元

7 月 5 日，106 岁作家、诗人马识途宣布封笔，与此同时，他的《夜谭十记》系列的续写《夜谭续记》出版。

本书缘于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韦君宜的一个约定：在《夜谭十记》之后继续创作“夜谭文学”。《夜谭十记》出版于 1982 年，初版印了 20 万册，随后还加印，一时颇为红火。2010 年，因其中一篇《盗官记》被导演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而广为人知。

新作仍援原例：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内容为四川十来个科员公余之暇，相聚蜗居，饮茶闲谈，摆龙门阵，以消永夜。仍以四川人特有的方言土语、幽默诙谐之谈风，闲话四川之俚俗民风及千奇百怪之逸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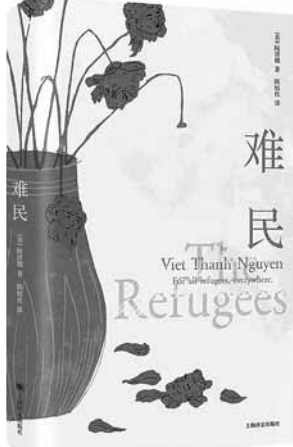


《回归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 年 5 月出版，定价：48 元

“我曾经以为，”迪迪埃·埃里蓬说，“人们可以远离家庭独自生活，可以忘却个人历史以及那些生养自己的人，重新创造自己。”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部反思性社会学著作。父亲去世后，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决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最初诞生的社会阶层和那群他已经告别 30 年的人。他重返过去，回顾家族的历史，回忆童年时身处的工人阶级阶层，回溯了他如何从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成为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

在这场极为内在又颠覆的心灵之旅中，作者思考了社会阶层、学校教育、身份建立等一系列主题，通过梳理集体决定论中不同个体的命运轨迹，剖析了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个人选择”是如何被影响、被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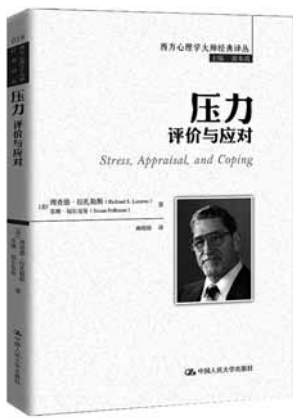


《难民》，[美]阮清越著，陈恒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年 5 月出版，定价：88 元

阮清越凭借其首部长篇小说《同情者》在 2016 年一举拿下诸多国际大奖，包括普利策小说奖。

《难民》是阮清越的最新短篇小说集，由 7 个短篇故事组成。与《同情者》相比，从内容上看，《难民》的题材更为日常，没有思想体系和国家命运的沉重叙事，多为在美国的平民百姓的生活，讲述人与人之间、从写作时间来看，《同情者》只用了两年多时间，而本书从开始动笔到出版花了 20 年。

阮清越是越南难民出身，在上世纪 70 年代随父母逃难至美国，他在本书的题献中说明这部作品是写给全世界难民的。从书中可以看到阮清越的成长经历，也能看到他在移民身份认知等方面十多年的田野研究成果，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赤裸地揭示却又克制地表达了复杂的情感，审视了战争的创伤、自我认知的危机以及记忆的珍贵与脆弱。



《压力：评价与应对》，查理德·拉扎勒斯、苏珊·福尔克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出版，定价：85 元

理查德·拉扎勒斯（1922—2002），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压力研究的先驱。本书延续了由拉扎勒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心理压力和应对过程》中开创的传统，详尽地阐明了基于认知评价和应对的心理压力理论。

本书是压力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从生命科学里关于压力的概念、认知评价过程、人的因素的影响、环境因素的影响、应对概念及过程、评价与应对结果、情绪的认知分析、治疗与压力管理等方面全面展开对压力反应的讨论。

（喜平）

书后

学术专著写作，编辑有话要说

■范运年

上半年因为疫情，出差组稿、参加学术会议都被取消，编辑们只能宅在家里出书了。作为编辑，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看稿子，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尤其是看到一些写得认真、内容又好的书稿，真是非常喜悦！但完美的书稿比较难得，大部分书稿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小瑕疵。看稿子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共性的细节问题，记录在此，与作者探讨。

我是工科学术专著编辑，所以，本文中所述的学术专著，指的是工科类研究或者应用领域的学术著作。这类图书与基础专业教材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内容重合，但要比专业教材更高、更深、更难。

因此，撰写学术专著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太基础的内容，不要写。

有的作者比较细致，在写书的过程中希望面面俱到，恨不得把自己要写的核心内容所涉及的知识点，都在自己的书里写一遍。比如有的作者写关于太阳能的著作，把太阳辐照角的计算方法详细讲解，甚至把天赤道的知识讲一遍。

这样其实是很多余的。一本书容量有限，花太多的篇幅写哪里都可以读到甚至教材里也有知识，势必对自己原创性的核心内容部分造成影响，导致核心篇幅缩水，深度也会打折扣。

第二，重要的事情，也只要说一遍。有一个涉及写作习惯的问题，在章节内容安排上，有些作者习惯于先概述、再总结。如果只是一章还可以接受，但有些作者甚至一节也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小结和概述的描述语句还一模一样。

图书最忌重复啰嗦。不同于论文，图书是一个系统内容，全书要贯穿一条主线，要把主要事情条分缕析讲清楚，细枝末节完全没有必要反复强调。就算是一章，我也建议引言（或者概述）和小结二选一，没必要反复洗脑式讲